

论京剧曲牌《夜深沉》的伴奏音乐特征

赵 露

(陕西师范大学 陕西 西安 710062)

摘要:《夜深沉》作为一首著名的京剧曲牌,被成功运用于京剧《击鼓骂曹》《霸王别姬·舞剑》的伴奏中。该曲经常在国内外的音乐会曲目上,被众多演奏家所演绎,其深刻的文化背景是该曲经久不衰生命力的一个原因;其音乐在表现人物心理变化方面具有深刻的意味也是该曲成功的一个最大的原因。该作品成功地运用了京胡、弦子、月琴等“文场”旋律乐器和板鼓、大锣、铙钹、鼓等“武场”打击乐器的合奏为戏曲进行伴奏。该曲牌被成功地改编为京胡、二胡、古筝、琵琶等多种乐器的独奏曲,其演奏形式被改编为合奏、重奏、协奏等多种演奏形式,成为一家喻户晓得器乐作品。本文拟从曲牌伴奏音乐的形式美和内容美的角度出发,分析曲牌《夜深沉》所刻画人物的心理特征。

关键词:京剧曲牌 表现 情感

21世纪以来,世界音乐文化交流愈加频繁。京剧曲牌《夜深沉》做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代表作品,在国内外的演出活动中,经常出现在音乐会的曲目单上。如2015年1月1日,天津歌舞剧院在天津大剧院推出“花好月圆”民族音乐会,京胡与乐队演奏《夜深沉》;2015年3月20日,天津歌舞剧院一级演员张秀岭在天津音乐厅演出了京胡与乐队《夜深沉》;2014年8月30日,王中山在温州大剧院音乐厅古筝演奏的《夜深沉》;著名胡琴演奏家姜克美演奏的京胡与乐队《夜深沉》在柏林音乐厅、美国卡耐基音乐中心、维也纳金色大厅、德国柏林爱乐音乐厅、日内瓦万国宫大会厅演奏该作品。

京剧曲牌《夜深沉》成功地运用于京剧《霸王别姬·舞剑》和《击鼓骂曹》,《霸王别姬》的故事情节展示了虞姬对爱情的忠贞不渝的心理变化过程,这种爱情观符合了人们对爱情所持有赞赏的、肯定态度;在《击鼓骂曹》中,祢衡不畏权贵,敢于与当权者对抗的铮铮铁骨,是人们对权贵不屈服的人格魅力的向往。曲牌《夜深沉》通过音乐的这个媒介,揭示了千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忠贞、坚强,笔者认为这些品质是该作品持久绽放魅力的文化背景之一。

《夜深沉》这个曲牌是经过杨宝忠(清末民初著名的京剧艺术家,京剧老生、琴师)、李慕良(京剧艺术家,京胡演奏家)等多位琴师经过整理、加工、改编而成的,也有人说这是梅雨天以昆曲《风吹荷叶煞·思凡》为基础与谭鑫培(京剧艺术表演家,工老生、曾演武生)共同加工而形成的曲牌。曲牌《夜深沉》被经常用来为京剧《霸王别姬》中的虞姬“舞剑”、《击鼓骂曹》中的祢衡“击鼓”做伴奏。曲牌《夜深沉》是配合演员在舞台上的舞

蹈动作的伴奏,最经典的作品是《霸王别姬·舞剑》和《击鼓骂曹》,揭示了戏曲人物“虞姬”“祢衡”的内心世界。

一、《夜深沉》形式美的审美特征

曲牌《夜深沉》是胡琴曲牌,来源于笛子曲牌和唢呐曲牌,主要运用单皮鼓或大、小堂鼓等打击乐器敲击节奏,旋律乐器胡琴演奏旋律的音乐形式。这首作品是运用打击乐器南堂鼓为京胡等弦乐器伴奏,围绕一个乐句经过加花装饰,循环往返,逐渐形成这段唱词的主旋律,又在“削法缘何”这句唱腔结束后,加上了一段以十六分音符为主体的旋律,从而完善了曲牌的旋律。曲牌《夜深沉》不仅在戏曲舞台表演中用于舞台场面的烘托和伴奏,而且也是器乐演奏者经常在音乐会上演奏的曲目,其独特的音乐风格具体表现在音乐本体的旋律和节拍、节奏以及乐曲段落特征上。

(一)旋律特点

昆曲曲牌《风吹荷叶煞·思凡》的前四句是连续的垛句(垛句是曲艺唱词的一种句法,一句一词由若干句子连贯组成),常用于加强语气、增强气氛。每个句子都不长,旋律起伏不大,气息短促,正宫调,表现小尼姑色空哀怨、怨愤人生不幸的曲调。

谱例1:

正宫调 1=G 1/4 中速

The musical score consists of three stav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usical notation. The first staff starts with a '61' followed by a '5'. The second staff starts with a '3 3 5'. The third staff starts with a '0 5'. The lyrics are: 夜深沉, 独自卧, 起来时, 独立坐, 有谁人孤凄似我, 假这等削发缘何?

经过历代琴家的加工改编,创造出一种与原来曲调既有联系而在音乐形象上又存在本质区别的音乐,主要表现细腻、柔婉的情节或人物思想的起伏,曲调旋律刚劲、优美,曲调高亢流畅,结构严谨,布局合理。

谱例2:

The musical score consists of two stav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usical notation. The first staff starts with a '1 4' followed by '0 5'. The second staff starts with a '1 6 5'. The lyrics are: 1 4 0 5 | 1 6 5 | 6 6 5 | 3 6 3 5 | 6 1 5 6 | 1 7 6 5 | 3 3 6 | 3 6 3 5 | 6 1 5 6 | 1 1 1 | 3 3 3 6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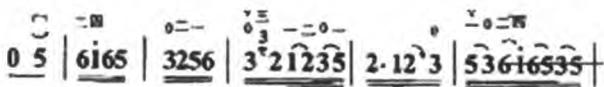


谱例 1 和乐谱 2 的区别在于后半拍弱起的,sol—do 四度上行,将原来表现哀叹不幸和怨恨的情绪改变成刚劲有力的音乐气质。在《霸王别姬》中表现虞姬的缠绵委婉、悲忍、慷慨的情感;在《击鼓骂曹》中表现祢衡的激愤、哀叹的情感。乐曲的旋律运用中国传统的旋律写作手法,如在音符前或音符后加上滑音和下滑音,延长旋律的篇幅,速度由慢渐快,循环式的变化发展,旋律的扩充,压缩、句尾补充等手法而形成的。

(二)节拍、节奏特点

曲牌节拍灵活变化,现在流行多种版本,秦腔曲牌《夜深沉》,中板,G 调;现在演奏家以吴华编曲的京胡《夜深沉》的曲谱为主,F 调,6·3 弦,变化节拍是 4/4、2/4、3/4 拍的转换。通常情况下,依据板腔变化体音乐体制的理论,通过变换节拍,改变强拍出现的位置、改变单一拍子有规律的强弱循环反复的重音位置,根据演奏者对作品的个性化理解,形成长短不一的乐句,这种方法是调节音乐情绪、舞台表演的一个有力手段;京剧《夜深沉》曲牌,F 调,6·3 弦,变化节拍,1/4 拍,也就是流水板式,这种板式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有板无眼,一小节一拍,每一拍都是重音,这种板式的特征是音乐速度很快,表演这种节拍的音乐情感处理方式自由、灵活,不仅需要通过标记速度的变化来表达人物的情感变化,演奏者还可以根据自己对乐曲的理解自由发挥。这首曲牌的节奏形式多样,主要节奏型有四分音符、八分音符、八分符点音符和八分复符点音符、切分节奏型和连续的 16 分音符。

谱例 3: 1=F



谱例 3 是 1/4 拍,也就是流水板式,出现的较为复杂节奏,节奏型的复杂变化也是构成乐曲情绪变化的一个重要手段,节奏型越是复杂多变,表现的情绪越是复杂。

(三)曲牌段落特征

1.曲牌的速度特点

曲牌的速度特点是速度由慢行板、中板、快板、急板的变化组成,曲调基本上是“板腔体”,板式变化体的音乐体制是根据曲调的变奏原理,从速度、节奏、旋律各方面随之进行调整,使曲调形成表达各种不同场景、情绪、音响效果、舞台艺术的风格面貌。板式变化体的音乐体制的基本结构单位,是由一个对称的上下句构成的乐段,在这个乐段的基础上,通过不同板式的变化,对其旋律进行变化。

2.曲牌的段落结构布局

这是一首完整音乐结构的乐曲,以吴华编曲为例,下面分析乐曲的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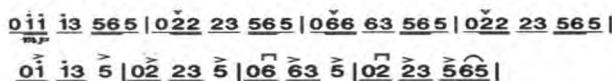
行板:变换节拍,4/4、2/4,速度每分钟 69 过渡至 80,4/4 拍,(1—31 小节),大鼓沉重的声音烘托出肃穆的气氛,强弱处理是从弱渐强再到弱的枣核状的快速的、密集的节奏变化。分别在羽音、商音、徵音为旋律中心的乐句,7—15 小节是弱起小节的乐句,五级音以较弱力度向一级音强力的四度音程进行,表达一种悲壮的情感。

中板:变换节拍,3/4、2/4,速度每分钟 88,(32—64 小节)从宫音开始,分别在羽音、商音为旋律主音的乐句。从 72

小节开始,si la sol 连续的下行,经过迂回至四小节 sol 的断奏,音乐速度为下一乐段的慢起渐快做足了准备。

快板:变化节拍,3/4、2/4,速度每分钟 148,(85—123)小节,四小节,

谱例 4:



谱例 4(85—88 小节)是上句和下句的对答乐句,(89—92 小节)是重复上一个乐句的简化形式。

急板:1/4、3/4,速度每分钟 172,(124—188 小节),124 小节至 130 是过渡句。131 小节至 188 小节,都是行板部分的变奏形式,节拍改变成 1/4 拍,速度是急板,这里是音乐的高潮部分,充分反映了人物心理的激愤程度。

尾声:2/4,(189—197 小节),慢板速度,音乐旋律呈下行线条,结束在徵音上,这样终止造成了意犹未尽的,耐人寻味的感觉。

二、曲牌《夜深沉》内容美的审美特征

戏曲的曲牌具有“一曲多变、一曲多用”的作用,同样一首曲牌,根据戏曲剧情的变化,可以相互借用。《夜深沉》是一首脍炙人口的京剧曲牌,该曲牌通过加花、旋律重组、扩展、节奏疏密的变化的调整,因而具有极强的音乐表现力,频繁变化速度、力度,以及乐器演奏者个人赋予作品的个人见解,使作品具有极大的表现空间。京剧曲牌一般作为配合演员唱腔的器乐伴奏音乐,在一部作品的演出过程中,器乐伴奏音乐具有戏曲开场、描写环境、烘托舞台场面、渲染气氛以及配合演员的表演、武术动作,具有增强艺术效果等独特的作用。

(一)《夜深沉》音乐伴奏与舞台表演的结合

戏曲是一门综合艺术,是舞台的表演艺术,用“歌舞演故事”(王国维《戏曲艺术史》)。戏曲的综合性主要包括剧情、表演、音乐、唱腔、舞台布置、灯光、服装、化妆、舞台下的观众等因素。戏曲舞台综合性还表现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演员在舞台上表演唱、念、做、打,乐队在舞台上(舞台的右侧)为演员伴奏。戏曲演员的舞台表演与音乐伴奏紧密相互配合,这样可以近距离地使乐队与演员进行情感交流、有利于舞台场面的控制、调节戏曲进行的快慢速度,使演员的表演与乐队的伴奏整体合一。通常情况下,音乐伴奏是为演员在舞台上的表演服务的,演员唱腔的一字一句、一举一动,都要有音乐节奏和旋律作陪衬。戏曲的伴奏音乐不仅为演员的表演起到伴奏作用,同时也起到一种相互照应的作用。有时在演员上场和下场的过程中,一些乐曲是可以作为重复过门音乐使用的,乐队的伴奏人员如果发现演员没有随着音乐的要求上场表演时,乐队是可以重复演奏过门音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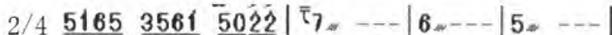
上个世纪,梅兰芳把这首具有浓郁京剧韵味的曲牌应用在《霸王别姬·剑舞》,在唱腔结束后,虞姬开始舞剑,在表演中运用大鼓和京胡等乐器,乐曲开始时的速度较缓慢,随着演员舞剑动作的变换而进行变化。乐队伴奏巧妙的运用速度、力度和改变重音位置的表现手法,来表现虞姬的心理变化发展过程。

谱例 5:



乐曲开始时，慢板，速度较慢，和演员的舞剑动作一致，在舞剑的亮相动作时，正好落在乐曲的重音位置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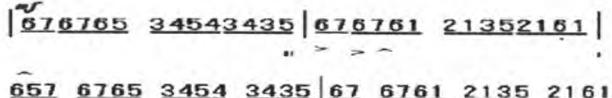
谱例 6：



演员在同一剑花动作时，音乐旋律运用了颤音的演奏技巧，快速乐段，表现虞姬舞剑到高潮时的快速翻身动作。

谱例 7：

3/4



不同于《霸王别姬》中“夜深沉”简单干脆的结束，《击鼓骂曹》带给我们的感觉是泄恨之后理直气壮的轻松、洒脱的心情。“夜深沉”最早被谭鑫培用于《击鼓骂曹》之中，是《击鼓骂曹》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击鼓骂曹》中的“夜深沉”没有柔美而是刚劲洒脱、庄重深沉、气势雄伟，使人仿佛听到了祢衡的愤恨之声。为表现祢衡击鼓泄恨，此处曲牌“夜深沉”的节奏比较快，完全服从于表演，配合祢衡的击鼓，而旋律相对简单。《击鼓骂曹》中的一段音乐，饰演祢衡角色的演员既要承担演唱、做动作的任务，还要在舞台上敲击大鼓。演员的表演要和乐队伴奏相结合，饰演祢衡的演员依据乐队伴奏的音乐速度，自己持槌敲击大鼓，演员敲击大鼓要根据剧情的需要，在速度上、力度上、与乐队的合作的同时要保持高度的和谐，这对演员来说都是一个很高的要求，曲中的几个前半拍休止，是为了加强祢衡的愤怒之气。这段音乐既是节奏部分与旋律部分的合作、也是演员与乐队的合奏、是舞台上与舞台侧面乐队的合奏。

(二)文场(旋律乐器)与武场(打击乐器)的关系

戏曲的乐队伴奏，分为“文场”的旋律乐器组和“武场”的打击乐器组。运用旋律乐器和打击乐器这两种不同类型的乐器，在音乐中通常表现不同的音乐形象和人物性格、展示事件的发展过程。当一首作品中同时出现这两种类型的乐器时，演奏旋律声部的乐器通常表现细腻、柔弱、多情、缠绵的情感，比较接近于语言的高低错落、阴阳顿挫。而打击乐器表现粗犷的、粗暴的、强有力的人物性格。大鼓的独奏(打击乐器)与京胡(旋律乐器)在音色、速度、力上的相互陪衬、竞争、对比，随着人物心理发展的不断变化发展，音乐伴奏形象也更为复杂，形成了舞台表演与伴奏的竞技。伴奏乐器之间相互竞奏，旋律乐器与打击乐器的音色协调矛盾。在戏曲的伴奏部分中，演奏文场乐器(旋律乐器组)的琴师和演奏武场乐器(打击乐器组)的鼓师，根据演员在表演中内心感受的变化而音乐做伸缩变化的处理。当演员所表演人物的情感发生变化时，琴师和鼓师就要服从于演员的感情表演而随时调整，紧紧跟上，相互默契。

在戏曲《霸王别姬·舞剑》中，作品以旋律乐器、拉弦乐器或弹拨乐器演奏旋律，大鼓、南堂鼓或花盆鼓为其伴奏。

谱例 8 的文场乐器——京胡表现的是女性人物虞姬，在四面楚歌的危难情境下，柔韧不屈、容忍，大度的性格，突出了中国女性刚柔并济的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性。

武场乐器(打击乐器组)则是一个具体场景的描绘，表现汉军把楚军团团包围，唱着楚地的歌曲，使楚军的心涣

散，项羽和虞姬在楚军大帐内坐立不安、紧张、焦虑的场景。

谱例 8：



在戏曲《击鼓骂曹》中，不再是一件打击乐器和一件旋律乐器的竞奏了，而是一件打击乐器和整个旋律乐器组的竞奏。大鼓演奏部分表现的任务是祢衡，处于弱势，乐队的合奏部分表现的是曹魏政权的最高统治者曹操，处于强势。乐曲《夜深沉》中的祢衡击鼓表演展示了祢衡对当朝宰相曹操的不满、愤怒，当众辱骂曹操的过程。祢衡是一个积极向上的、积极实现自我价值的谋士。祢衡曾满怀抱负，听从了孔融的劝告，准备在曹操的军事集团中的大展宏图，施展个人才华，在发现曹操并不是他所想的那样重视贤臣。当曹操在朝堂之上戏弄祢衡，命令祢衡充当众鼓吏当众击鼓的时候，愤怒的祢衡数落了曹操的奸臣嘴脸。在这个戏曲表演中，乐队的合奏部分来演奏旋律声部，充当了文场乐器的京胡的位置。乐队的合奏声部代表曹魏政权的强大实力，祢衡击鼓与乐队的旋律部分在情感上形成了快、慢、紧、致，摇曳的、相互衬托的作用。曹操是曹魏政权的最高统治者，而但是曹操位高权重，而祢衡势单力薄，可以这样说，他们之间，曹操是绝对的主宰者，祢衡最终还是未逃过一劫。

三、乐曲《夜深沉》赋予当代人的启示

做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京剧艺术，该作品被众多器乐演奏家改编成多种演奏形式，如京胡与大鼓、京胡与交响乐队、古筝与乐队、琵琶与乐队等。曲牌《夜深沉》不仅在戏曲舞台表演中用于舞台场面的烘托和伴奏，而且也是器乐演奏者经常在音乐会上演奏的曲目，曲牌音乐不仅适用于戏曲的唱腔和伴奏，还因为其醇厚的京剧韵味，完整的音乐结构，完美的形式以及丰富的内容，有独奏、重奏、民族管弦乐、交响乐队演奏这首作品，使该作品无论是从舞台的表演层面来看、还是观众的观赏层面、听赏层面，都深受音乐表演者和观众的喜爱。

21世纪是一个日新月异的时期，《夜深沉》的意义将不再只是一首著名的京剧曲牌，它还代表着具有中国传统音乐文化资源的象征。同时展示当今中国人民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为构建和谐文化、和谐世界、和谐人类，实现“中国梦”不断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 李民雄.京剧曲牌《夜深沉》[J].中国音乐,1982(4).
- 蒋菁.中国戏曲音乐[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1(1).
- 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
- 王彩云.京剧曲牌《夜深沉》的衍变[J].中国戏曲学院学报,2011(2).
- 路正.中国京曲二十讲[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2.
- 王进.好一曲“夜深沉”——京剧《杜鹃山》主要音乐主题因予之源考[J].乐府新生,2012(2).
- 汪文辉.古曲新韵·京胡协奏曲《夜深沉》的演奏体会[J].剧影月报,2014(10).